

江春藏書刻書考述

鄭偉章

內容提要：本文在長年搜集積累大量歷史文獻的基礎上，廣徵博引，條分縷析，凸顯了揚州鹽務總商江春藏書、刻書的史實，使這位“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大富豪又以文獻家的形象矗立在讀者面前。

關鍵詞：江春 藏書 刻書 徽商 鹽商

江春（1721—約1789）字穎長，因出生時有白鶴飛翔於庭，故號鶴亭。本籍安徽徽州歙縣江村人。至其祖父江演（字次義，號拙庵）於明末從歙縣江村遷至揚州，從事鹽商；其父江承瑜（字崑元，號惕庵）係揚州鹽務總商之一。江春生於清康熙六十年（1721），約卒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月，享年六十九。初為儀徵諸生，師從金壇名儒王步青攻舉業。於乾隆六年（1741）一應鄉試不售，即棄去，專治鹽務（禺筴）。其父病故後，他被兩淮鹽政當局簽為鹽務總商。兩淮鹽務總商共有三十多位成員，但江春“練達多能，熟悉鹽法，司鹽政者咸引重之”。他年輕而能力超強，能詩善文，風度翩翩，是嶄露頭角的新一代總商。有《隨月讀書樓詩集》三卷。

關於江春傳記資料，可參閱清阮元撰《江鶴亭、橙里二公合傳》（阮氏《擘經室集》未載此文，可見江氏《詩集》卷首）、清袁枚撰《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誌銘》（載《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二）及清江登雲撰《橙陽散志》人物志藝文志、清李斗《揚州畫舫錄》（中華書局版）等。他以布衣上交天子，六次在揚州接待南巡的清高宗弘曆皇帝；他的詩作被袁枚、王昶所稱讚，堪稱為詩人；他創造了富可敵國的財富，在揚州建造了淨香園（即江園）、康山草堂、江氏東園，乾隆二十二、二十七、三十、四十五、四十九年，清高宗曾五次巡幸淨香園，兩次巡幸康山草堂，四十九年清高宗巡幸東園並題匾、題詩。除以上三處外，在南河下街有隨月讀書樓，對門為其秋聲館，徐寧門外有水南花墅，東鄉有深莊，可謂江氏園亭遍揚州；江春繼馬曰琯之後，與其弟江昉主持揚州風雅，數數舉辦詩文之會；他養士六十餘人，如沈大成、金兆燕、蔣宗海、江立、江昱、黃裕、陳撰、方貞觀、黃易、江恂、江德量、葉天賜等；他培養戲班德音班（內江班）、春臺班（外江班），春臺班後曾參加嘉慶八年（1803）的四大徽班進京演出；四庫全書館徵書之初受阻，不得不加強力度，

清高宗又想起了“江廣達”（高宗稱江春為江廣達。袁枚注云：“廣達者，江春行鹽旗號也”），乃以三百里加急傳諭給兩淮鹽政李質穎，“止須派總商內曉事之人，如江廣達，令其因親及友，廣為訪借”。在江春協助之下，揚州馬氏在私家獻書中居第一位，兩淮鹽政所徵之書幾乎與藏書之鄉的蘇州相等，可見卓有成效。拙著《書林叢考》中有一篇長文《揚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為四庫館徵書考述》（亦連載於《天一閣文叢》第7、8兩輯上），對江春生平事跡及為四庫館徵書事勾勒較詳。

一、關於江氏藏書

雖未見江春藏書的系統史料，但我在近年廣泛閱讀古籍文獻的基礎上，也時時發現一鱗半爪。阮元云，江春“喜吟詠，好藏書，廣結納”（《江鶴亭、橙里二公合傳》）。袁枚云：“邗江地當衝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縱縱然累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江公墓誌銘》）。可見其藏書及法書名畫甚富。又（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一記沈初遊康山時，有詩句云：“風流故事說當年，地志新收御府編。”原注：“康山載入《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主人書列堂楣。其書庫之首列《圖書集成》，次即地方志也。”因江春之商名顯赫，蓋過藏書之名，故無人知道其藏書詳情，今祇能從這一鱗半爪中尋其蹤跡。

1. 關於江春父祖輩收藏：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外稿》卷四（七言絕句）《論畫，和宋中丞》其一首云：“畫家鑒賞有真詮，不在千年勝百年。堪笑癡翁徒鬥力，關張位置虎頭前。”（原注：“向客揚州，見富人江叟嗜古，購得顧愷之《女史箴圖》，以為最古矣。有以漢前將軍關侯畫竹及張車騎樹石給之者，叟善價收焉。”）按：清楊謙撰《朱竹垞先生年譜》，朱氏曾兩至揚州，一在康熙十年（1671）三月四十三歲上；一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八十一歲上去揚州交《兩淮鹽策》書稿給曹寅，許為刊行，七月發雕，遲至第五年甲午六月纔竣工。但朱彝尊等書稿發雕僅三閱月即去世。此詩注所言“江叟”，我意應指江春之父祖輩。可見其父或祖即已開始收藏書畫。

2. 關於江春所藏宋刻本：（清）黃丕烈《菴圃刻書題識》載《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義〉跋》云，此為汲古閣毛扆據宋蜀刻本影鈔者，書中有毛扆跋。又云：“宋刻真本在揚州某家。五硯樓主人曾見之，親為余言云。”按：跋中未明言“揚州某家”為誰氏，但我推斷指已故江春家。理由是：江春故去十五年後，其嗣子江振鴻為開雕《新安二江先生集》，曾聘請蘇州學者、藏書家袁廷檣到揚州參與校刻此書，末有長條方隸書牌記云：“大清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九月九日揚州康山草堂開雕，吳縣袁廷檣、江都張鏐同校字”。黃跋在嘉慶十四年，開雕在九年，正是袁氏在揚州參與校書事發生之時。“五硯樓主人曾見之，親為余言云”，袁氏回到蘇州後，將在揚州江家所見此書的信息告訴黃丕烈，是完全可能的。另，國圖藏善本8679號《嘯堂集古錄》二卷，宋王洙撰，宋刻本，上有元人手書題記墨跡，鈐有“江邨”葫蘆印，曾經江春所藏。從江家散出後，又經翁方綱、阮元等多人遞藏後，方歸入國圖。

3. 關於江春所藏元刻本：清陳樹杓撰《帶經堂書目》著錄元元統刊本《周易會

通》，周星詒有兩處批注：一書名下批注云：“江春藏書”。一眉上批注云：“江，見《揚州畫舫錄》，揚州巨商也，收藏極富。《湖海詩傳》《隨園詩話》俱載其詩。”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一《元刊元印〈玉海〉跋》云：宋王應麟撰，其孫王厚孫、王寧孫校刻，陸氏所藏此本為“元刊元印，無一缺葉，字皆趙體，無一斷爛，誠天地間有一無二之本”。“先是，道光中上海郁泰峰茂才松年以六百金得書於揚州鹽商家”。按：此處僅稱“得書於揚州鹽商家”，並未明言為誰家。我意揚州鹽商藏書者甚少見，藏宋元刻本者捨江家外更有其誰。此處“揚州鹽商”當係江春嗣子江振鴻。

4. 關於江春所藏影抄宋本：國圖藏善本 5134 號《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傅增湘批注本，原著錄為“《九僧集》一本，影宋板精抄，一兩”。傅氏批注云：“今藏維揚江氏。”按：此書名多稱為《九僧詩》，毛扆或寫作“集”。袁克文云：《九僧詩》即《高僧詩選》前集。故亦稱為集。傅氏係民國間人，所注六字不知其根據，尚待細考。

5. 關於江春所藏明刻本：一即《四庫全書總目》上冊第 863 頁子部醫家類一著錄的《證類本草》三十卷，宋唐慎微撰，書題下《總目》注明“兩淮江廣達家藏本”。提要云，今行於世者：一為明萬曆年間翻刻元大德壬寅宗文堂刻本；一為明成化戊子翻刻金泰和甲子（四年 1204）晦明軒張存惠刻本，《總目》著錄即此本，係江春所藏。我初不知江廣達即江春，讀袁枚之注後纔知道“廣達”是江春銷鹽的商號。另一本為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五（五/1335 頁）著錄之《存復齋文集》十卷，元朱德潤撰，明成化十一年項璉刻本，係菴竹堂葉氏舊藏，上鈐“江鶴亭曾觀”印。

6. 關於江春所藏明清抄本：一為明彭龍池手鈔本《高士傳》三卷，晉皇甫謐撰，明黃省曾撰注，經毛晉、何煌、馬曰璐遞藏，亦有“江鶴亭曾觀”朱長方、“秋聲館主”朱方。今在寶島臺灣“國家圖書館”（見該館《善本書志初稿》史（一）傳記類 02367 號）。二為《松籌堂遺集》五種五卷，明楊循吉撰，汲古閣毛氏舊藏，鈐“春”朱方、“江鶴亭”白方、“江鶴亭曾觀”朱長方、“穎長”朱方、“新安江”白方、“鶴”朱圓、“江氏隨月讀書樓藏書記”朱長方、“鶴亭”白方、“藏書將擬鄴侯家”白方等印（見同上集（二）11536 號）。三為清朱澂《結一廬書目》卷四著錄：“《縉雲文集》四卷一本，宋馮時行撰，秋聲館精鈔本。”此為江氏秋聲館所精抄。四為《古玉圖譜》一百卷，宋孝宗朝敕龍大淵等編纂進呈。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夏，蔣宗海得此書舊抄本於吳下藏書家，乃一“重加繕校，上之四庫書館”，一以此舊抄本“藏之康山草堂間”。五為清初仁和趙氏小山堂鈔本《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宋徐夢莘撰，鈐“江氏隨月讀書樓藏書記”朱長方（見同上史（一）紀事本末 01997 號）。六為楊氏《楹書隅錄》補遺之一《宋遺民錄》十五卷，（明）程敏政撰，舊鈔本，經叢書樓馬氏、康山草堂江氏遞藏，歸入海源閣，鈐“康山草堂”印。七為國圖藏善 3973 號《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宋王禹偁撰，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蔣繼軾家抄本，末有蔣氏跋及蔣氏鈐印，並有“天都人”白方、“穎長氏”白方。八為《吳越備史》四卷，宋范炯、林禹撰，係述古堂錢氏鈔本，吳翌鳳跋云：“今藏維揚江氏，予借得錄之。”（見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史部）九為《龍龕手鑑》四卷，遼釋行鈞撰，乾隆三十年（1765）春沈大成從吳門朱奐（文遊）借得影鈔宋本，請同館於江氏

之友經井齋代錄，始六月朔，大暑祁寒勿輟，歷半載乃竣。翌年季冬沈氏跋云：“凡楮墨饗飧之費，計糜白金三鍰，其裝而弄則主人江君鶴亭實佐之。”（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卷第一該書沈大成跋）此書之鈔，沈氏實借江春之力也。十為江氏又藏有日本物茂卿所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按：清陳增《月墀遺稿》有詩句云：“長崎館外海雲稠，造墨人還隔九州。今日優曇花下見，勝他隨月讀書樓。”自注云：“揚州江氏樓名，樓藏日本國人所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五周春條）

7. 其藏書、刻書處為：秋聲館、康山草堂、江氏隨月讀書樓。關於隨月讀書樓，江春有《隨月讀書樓詩集》三卷。按：考《南史》卷七十三《江泌傳》云：“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泌少貧，晝日斫屨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中華書局版該書第六冊第1827頁）江氏隨月讀書樓其義蓋源乎此，以江泌為其先祖，隨月讀書，勤奮至此。其藏書印已見上述各種藏書，此不贅。

二、關於江氏刻書

江氏刻書包括江春、江舫及嗣子江振鴻所刻書，大體依刻書年月為次述之。

1.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一卷，清金農撰。前有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九月九日金農自序云：“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歎賞不置，命僉人抄錄付剞劂氏。江君早歲能文，交道矜慎，獨取乎韋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與而測之邪？”序中明言此書係江春“命僉人抄錄付剞劂氏”者。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白口，上黑魚尾，宋體而扁長稍黑，刻印甚佳。書末有“金陵湯鳳仿宋本字畫錄寫”一行。國圖藏善本 A03196 號即江氏所刻此書，並鈐“江氏隨月讀書/樓藏書記”雙行朱大長方。

2. 《杜詩提要》十四卷，清歙縣吳瞻泰（東巖）評選。2008年11月下旬，我在上海圖書館讀見民國泰州人陸銓所撰《揚州版本考》，其中著錄此書為江春刊本，“乾隆二十六年江春序，江氏隨月讀書樓藏板”。國圖普通古籍有兩種，一為XD6339原西諦藏書，一已提善本。前者我已讀見，後者則書沉深淵，無法讀見。這兩種似均非江氏刻本。陸氏所述江春刻本當為另一刻本，今難覓見。

3. 《學福齋詩集》三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近遊詩鈔》二卷，清沈大成撰，乾隆三十九年（1774）康山草堂江氏刻於揚州。國圖藏善本1308號即為江氏所刻此書。沈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縣（今屬上海市）人，生於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卒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終年七十二。沈氏是乾隆年間著名學者，亦略富藏書，晚年館於江氏達十年之久。沈氏歿後，江春為其刻成此書。書前有惠棟、杭世駿、戴震、程晉芳、張鳳孫、任大椿和江春等人序。江春《學福齋詩文合集序》云：“我朝文治昌明，讀書稽古之士跨越前代。然自國初以迄於今，其堪指屈者亦不多數人，若我友沃田沈子，蓋其一也。”“沃田生長九峰三泖之區，多名師益友。既長，足蹤半天下，盡交海內通人巨儒，其學無所不究，自天文、算數、樂律、圖譜、六書、

七音以及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書，皇潛、壬遁之奧，窮千秋之絕業而津逮焉。雖艱難困踣，飢寒勞苦之餘，手未嘗一日去書。主予家近十年，行笈捆載多至數千卷，丹黃甲乙幾遍。”“然沃田年老善病。病益加讀書愈不懈，人咸憂其不支。至辛卯十月，竟以病歸。歸未幾遂返道山矣。先是，沃田嘗手訂其所著《學福齋詩集》三十七卷、《賦》一卷、《文集》二十卷，付之梓，並屬予為之序。工未竣，予序亦未遑作，而沃田卜至。又二載畢工，予始為之序。其大概如此。特是集出沃田手訂，而沃田乃不及見其成，則良用慨也夫。乾隆甲午（三十九年 1774）四月既望鶴亭同學弟江春撰於揚州之康山草堂。”江春不但在沈氏生前待之甚厚，而且在其歿後數年之內將其詩文合集全部出資刻成，在學術界頗受贊美、稱頌。

4. 《古玉圖譜》一百卷，卅二冊，宋龍大淵等奉敕編纂，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江氏刻本。國圖藏善本 19264 號即江氏所刻此書，前有書名頁，“古玉圖譜”四個大字居中，右上為楷體六字“乾隆己亥年鐫”，左下亦為楷體六字“康山草堂藏板”。其前：一為“大清乾隆四十有四年歲在己亥十二月望日歙人江春穎長氏序於康山草堂”之《序》，旁鈐“宦亭”白方、“穎長”朱方、“春”朱方。二為南宋淳熙三年三月朔旦由龍大淵領銜署名之“原序”，原序後列名者尚有宇文粹中、曾覲等十七人，加龍大淵共十八人。三為書目兩卷。全書結構為分類撰次，宋刻原本一百卷為一百冊，卷自成冊，或以冊為卷。全書分為國寶、壓勝、輿服、文房、薰療、飲器、彝器、音樂、陳設等九部，部下又各分類，如國寶部之下又分為圭、邸、璧、琮、璋、琥、璜、符、節、璫、環、璽、玉冊、漢玉、唐玉、鎮庫錢等若干類。每類之下著錄各古玉器若干種。每種玉器之下，先有精美逼真之繪圖，書前署為“劉松年奉敕寫圖”，圖後有文字具體描繪該玉器之長、寬、厚幾尺幾寸幾分幾厘，說明玉色及形制，玉之正面、背面、側面或頂蓋上有何文字、圖案，並對文字略加考釋，並有按語對該玉器加以說明。全書著錄七百餘件宋以前古玉器，是一部極有參考價值的典籍。

但是，《四庫總目》僅將此書著錄入子部譜錄類存目之中，館臣對此書的來歷大存疑問，並在提要中就前述十八人之署名異同提出十二點疑點。我認為對這些疑點尚需進行深入探尋。我以為該書的價值無可否認，提要中所列疑點雖多至十二條，但無一條涉及對全書的內容提出質疑。

江春在《序》中說，此書由龍大淵等編纂進呈後，“《宋史·藝文志》及諸家著錄皆失載其名。我朝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奉旨採訪遺書，始購得此《圖譜》鈔本。即恭加繕校，上之四庫全書館。今年復取原本讀之，見其考據詳明，繪圖工妙，蓋與《宣和博古圖》相表裏。《周禮·考工》有‘攻金之工’，‘玉人宗伯’，有典瑞。《博古圖》則‘攻金之工’，此書則玉人及典瑞所掌也，兩書誠不可缺一。乃《博古圖》自宣和後，又經元至大重修，流傳甚廣。而此書則鮮有津逮者。”乃“不揣固陋，謹按呈本校其脫訛，而付之梓，俾海內博雅之士得快先覩焉。”

江春也知書中開載職名之中有疑問。他說：“此書成於宋淳熙三年丙申，是時大淵已歿，書前開載職名仍列大淵為首者，不歿其始事也。大淵名在《佞幸傳》，其人不足道，而其書則不可不傳。”考《宋史》未為龍大淵列傳，而是在卷四百七十《佞幸傳》

之曾觀傳下有其附傳。考南宋第一個皇帝宋高宗趙構無子，紹興二年（1132）五月，選中秀王之子“育於禁中”。紹興三十年（1160）立為皇子。三十二年（1162）立為皇太子，改名昚。該年六月，高宗退位避居德壽宮，皇太子即皇帝位，是南宋第二代皇帝宋孝宗趙昚。龍大淵、曾觀均係孝宗佞臣。登位之初以龍為樞密副都承旨，以曾為帶御器械。後又以龍為知閣門事，以曾為同知閣門事。因二人權重遭群臣側目，乃遷大淵為江東總管，尋改浙東，遷觀為淮西副總管，尋改福建。乾道四年（1168）六月辛丑日，龍大淵卒。

高宗退位之後，孝宗一如既往尊重備至，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原序雖落款署淳熙三年（1176），此時龍大淵已歿七、八年。殊不知，高宗退位之初，孝宗百般討好高宗，此《古玉圖譜》乃初撰於此時。《原序》云：“太上光堯聖帝陛下天縱好古，因嗜閱考古諸書”，“故內府所藏諸種，咸備萬機之暇，間命近侍出陳翫賞。而太上聖帝陛下聖明天縱，博雅生知。皇帝陛下孝同虞舜，德並唐堯，侍奉太上聖帝陛下，為家國式以天下養。凡諸翫好，可以怡悅太上聖帝陛下者，靡不訪求貢進。因爾，皇帝陛下躬勞聖駕，駐蹕奴庭，按臨之下，盡錄歷代寶玉奇器。猶為未備，遂敕有司，懸金擇訪，共得七百餘種，恭進德壽宮以為太上聖帝陛下燕几清翫。因敕臣大淵等次第編纂會集，丹青圖其形，類寫其巨細，詳述而備譜之。”龍大淵生前有數年功夫從事此項工作。江春在《序》中稱雖大淵已歿，仍署其名為首者，“不歿其始事也”，是有道理的。

關於《古玉圖譜》之重被發現，江春在《序》中已涉及。筆者近讀國圖藏善本13442號蔣宗海稿本《蔣春農文集》，其中亦有一篇曰《古玉圖譜序》（代）言之甚詳，云：“乾隆癸巳夏，某承辦兩淮經進書籍，乃得舊抄本於吳下藏書家。謹重加繕校，上之四庫書館。而其舊本則藏之康山草堂間。”此序似蔣氏代為江春所起草，但江春用出時改動不小。且兩序落款時間亦不相同，一為乾隆四十四年（1779），一為“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朔”。

5. 國圖藏善本257號《何水部集》二卷，南朝梁何遜撰，為“橙里江昉（硯農）校刊本”，又署曰“貽清堂校刊”。有乾隆十九年甲戌四月“硯農江昉書於廣陵舊時月色軒”之序，略云：“新城王先生謂，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稱兩雄，洵為定論。爰即家所鈔藏《水部》洪本，錄諸梓人。至文通《全集》俟續搜訪，隨時開雕，以稱合璧焉。”按：江昉，字旭東，號硯農，又號橙里，生於雍正五年（1727），卒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十七，係江春從弟，居江園之玲瓏閣，惟以詩書自娛，尤工填詞，亦刻書。

6. 《醴陵集》十卷，南朝梁江淹撰，亦為江昉刻本。陸銓《揚州版本考》云：“此書首題‘橙里世裔硯農校刊’一行，昉採輯諸本而增訂，末有‘乾隆二十年乙亥昉重刊’跋文，至二十三年戊寅始開雕。”又清華大學圖書館（庚453.63/2729.1）《何水部集》末有新安江士相跋三行云：“右《何水部集》，族祖硯農先生因刊《醴陵集》而並及之者也。《醴陵集》板歸於余，爰並茲板索得之。蕭梁作者嘆觀止矣。”

7. 《十大家古文》。據江登雲《橙陽散志》卷十《藝文志·書籍》載，江昉曾輯

刻有《十大家古文》，未讀見此書。

8.《隨月讀書樓時文》及《唐詩》。據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二載，江春尚輯刻有《隨月讀書樓時文》；又將館客方貞觀所手書小行楷《唐詩》十二帙刊之於石。

9.《新安二江先生集》十卷，一函六冊，江春嗣子江振鴻於嘉慶九年（1804）刻於康山草堂。國圖普通古籍有此書，第五、六冊末有長方條隸書牌記（已見前文所引）。刻此書時距江春故世已十五年，距江昉故世也已十一年。茲書正編兩種，一即卷一至卷三為江春撰《隨月讀書樓詩集》三卷，二即卷四至卷八為江昉撰《晴綺軒詩集》《集句》《練江漁唱》《集山中白雲詞句》等共五卷。附錄亦兩種，卷九為江振鷺《玉華詩鈔》一卷，卷十為江振先《文峰遺稿》一卷。振鷺、振先係振鴻兄和弟。其實振鴻亦善詩，有《鶯花館詩鈔》，刻其父輩之著作時，錄其兄弟詩作附之，獨未刻入他本人詩作，可見其為人及品格。惜今已難尋其詩作矣。此書刻印極精美。周叔弢先生讀到此書時大加贊賞，認為此作為嘉慶刻本，“紙印精美”，為“書林無上品”。他撰題識云：“丙午新春，重威先生出示《新安二江先生集》，寫刻精好，紙墨瑩潔，開卷便有驚人之處。余嘗謂，清代刻本可上追趙宋，下俯朱明，正指此等書而言，不僅以傳世至罕而見珍也。叔弢記，時年七十有六。”（見李國慶先生撰《弢翁藏書年譜》）

（錄字附記：鄭先生以“狂牖文獻耗中年”為座右銘，對有清一代私人藏書研究卓有建樹，著述頗豐。因本輯《文津學誌》有“紀念黃丕烈誕辰 205 周年專欄”，我擬向先生徵刊所撰《文獻巨擘——黃丕烈》一文卻聞已刊發而未果，又接先生送來此篇紙質大作。時《文津學誌》截稿付審在即，四顧皆忙忙然似工蜂工蟻無暇助錄，遂起邊讀邊錄之心。有關江春傳記鮮有涉其藏書刻書者，先生文中云“未見系統史料”的非虛言。今先生憑藉厚實的古文獻積澱功底，各館爬梳，縱橫勾稽，記江春藏書事七，刻書事九，立言有理，考證有據，實可有助彰顯祖國的典籍文化。現我雖用“二指禪”輸入七八千字，較他人費時更多，然能成為先生大作之第一讀者，亦是十分欣喜！2013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鮑國強錄畢隨記。）

作者單位：商務部國際商報社